

天涯诗海

空蛻赴夏

王晗

在时光的角落
蝉,留下空蛻
那是岁月的痕迹
藏着漫长的等待

脱壳的瞬间
是生命的重生
奔赴热烈的盛夏
带着勇气和憧憬

阳光,洒在空壳上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蝉儿,振翅高飞
融入夏日的海洋

树叶,沙沙作响
像是在为它鼓掌
空蛻,静静守望
见证着生命的辉煌

每一次蛻变
都是一次成长
在这火热的季节
我们,也在破茧飞翔

荣光

刘泽远

营房入了梦乡
满天星子静得没有声响
夜色弥漫,我试着安心
晚风吹拂起心底的哨音
树枝摇曳晃晃,斑驳的光影
树梢的冷光,擦过侧脸与
后脑
热血撞碎了沉寂,在胸腔
奔涌
等到曙光到了山顶
手握一身的勇敢
爬上山顶
满身的荣光

风起之时

陈松

风起之时
云开始运行
叶轻轻离开枝头
心事也跟着轻盈

不必追问方向
风自有它的途径
掠过山川,穿过街巷
把沉默吹成回响

发丝被轻轻扬起
目光望向远方
那些压抑的情绪
在风里慢慢释放

不躲,不藏,不慌
让风拂去所有迷茫
带走疲惫与忧伤
留下坦荡与晴朗

风起之时
便是新生的序章
心随长风
自在飞翔

循光

梁秋红

有人追着影子跑
有人把自己站成灯
灯亮着,不为等人来
只是夜太黑,路太长
风从四面八方经过
有的带走温度
有的留下叹息,光不问去向
照见石阶上的青苔
也照见飞蛾的固执
你若循光而来,不必谢我
这光原是为自己的
恰好落在你肩上

炙热的夏日被一缕水汽揉得软了些,我揣着满心希冀踏入铜陵梨桥古镇。流水正绕着小桥打盹,黛瓦映着白墙浅眠,恍惚间竟想执一支长篙,往粼粼波光里去,打捞一场浸着水汽的江南旧梦。正如沈从文所言:“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此刻,我只想沉醉在这水镇的时光里,做个不愿醒来的过客。

刚过水镇入口,一座古朴牌坊便撞入眼帘。牌坊上的雕纹如流水般蜿蜒,牡丹攀着柱础盛放,鲤鱼在横梁间跃动,每一道刻痕都浸着百年的包浆,像老者掌心的纹路,藏着说不尽的往事。穿牌坊而过,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缝隙里嵌着些细碎的青苔,踩上去脚下发潮,仿佛踩着一汪陈年的水。路两旁的徽派建筑错落成趣,粉墙被雨洗得发白,像宣纸洒了淡墨;黛瓦层层叠叠,檐角挑起的铜铃在风里轻晃,倒比阳光更先撞进眼里。

再往里走,明堂河忽然铺开一面明镜——清得能数出河底的卵石,能照见两岸粉墙的倒影,连天上的云都忍不住俯下身,在水里酿成一团团棉絮。河水粼粼,被船桨搅碎时,便成了揉皱的绿绸,顺着水势漫向远处。河上的桥是水镇的筋骨;石拱桥的弧光刚巧接住半轮日影,平板桥的石板缝里钻出几丛水草,还有座小木桥,踩上去吱吱作响,惊飞了桥洞下躲凉的蜻蜓。我扶着石拱桥的栏杆站定,看河

百家笔会

寻梦夏日慢时光

陆冬英

这场梨桥寻梦哪是寻风景,分明是寻一场不肯醒来的江南——桥是骨,水是血,那些老物件是魂,连空气里的水汽,都藏着时光酿的酒。

水悠悠淌过,鱼群倏忽摆尾,搅碎满河光影。一叶扁舟从远处漂来,船夫握着长篙在船尾轻轻一点,竹篙入水时带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成碎钻;小船穿桥而过的瞬间,船尾拖出的涟漪正漫到我脚边,像谁悄悄递来一封水做的信。

转入梨桥老街,时光忽然慢了脚步。街边的店铺挨着肩,匾额泛着蜜色的光,钱币馆的玻璃柜里,光绪年间的铜钱正映着我的影子;知青供销社的搪瓷盆印着“为人民服务”,指尖碰上去,仿佛能触到当年知青们留下的温度。铜陵学堂的木门虚掩着,推开时“吱呀”一声,惊得梁上的燕子扑棱棱飞起,倒让墙上“学而时习之”的匾额更显沉静。非遗漆扇铺的窗下,老师傅正低头描金,漆色在扇面上凝着,像把整个夏天的光都收进了

木骨里。恰如木心所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里的时光,大抵就是这般模样。

拐进风情街,竟像跌进了泛黄的老照片。理发店的转椅蒙着层薄尘,却还能看出红丝绒的光泽;邮政局的绿色邮筒立在街角,投信口的铜片磨得发亮,仿佛下一秒就有穿旗袍的女子走来,投进一封带着香水味的信。照相馆的木质镜头对着街面,黑布罩里藏着半个世纪的光影;黄包车停在老槐树底下,车座的藤编缝隙里卡着片枯叶,倒比车铃铛更会说往事。奇妙的是那台唱片机,指针虽未动,却像随时会飘出周璇的《天涯歌女》,把人裹进一场当年的雨。

走得乏了,便在街角茶馆歇脚。点一杯黄山毛峰,热水注入白瓷杯的

瞬间,茶叶便舒展腰肢,淡淡的兰花香漫开来,混着窗外的水汽,在鼻尖缠成一团凉雾。轻轻抿一口,茶汤清冽地滑过喉咙,舌尖先触到一丝微苦,而后漫出甘甜,竟让满身暑气都顺着毛孔淌走了。陆羽在《茶经》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此刻才懂,这嘉木的滋味里,原是藏着山水的清魂。抬眼时,邻桌的老者说的方言带着水音,倒比茶香更有韵味。

离开老街,梦广场的喧嚣忽然漫过来。广场敞亮得很,中央的古戏台像座雕花的首饰盒,梁上的龙凤正衔着金箔飞舞,柱上的楹联被日晒得发黑,却仍能认出“三五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的字样。戏台上正演着黄梅戏,花旦的水袖一甩,便扫落满台光影;唱腔婉转如莺啼,绕着飞檐打了个转,竟引得台下的孩童也跟着

河上。远远望去,那圆柱仿佛两条彩虹横跨两岸。

七仙四桥的设计也蛮有创意。桥面从岸边往河面走,到河中间扭成一个大圆圈,又伸到对岸去,像两个破折号从河两岸往河中央伸过来,在河中间相互扭成一个句号,仿佛卫星云图显示的台风形象,动感十足。桥面上有10个小拱廊,每一个小拱廊像一片弯弯的树叶罩着桥面,上面还装着灯饰。到了夜晚,那些“树叶”愈加光彩夺目,射灯在桥面上映着簌簌大的圆形图案,都是保亭的特色水果,有榴莲、红毛丹、菠萝蜜、芒果等,令人垂涎欲滴。

七仙廊桥是七仙广场连接七仙大道的通道。廊桥以红、黄为主色调,有2个拱形桥洞,桥上有50根仿古廊柱支撑着金黄色瓦片制作的廊顶。廊脊宛若一雄一雌2条瑞龙带着3只龙崽盘踞其上,呈戏水之状,桥身两边画着民族图腾。

这些形态各异的桥,仿佛城市的触角,将河的两岸联结起来,为出行创造了便利,也为这座小城增添了亮丽的风景。



琼岛风情

保城的桥

魏有恒



有趣说说

一颗葡萄的旅行

杨鸿飞

我是一颗葡萄。最早在《诗经》里,人们叫我“藟”。

那时候的我,常和伙伴们缠绕在一起,生长在河边地头。六月天里,农人顺手一捋,把我和其他野果子一起塞进嘴里。酸,是真酸,还带点涩。甜的标签,那时节还轮不到我。

《诗经·王风》里有句“绵绵葛藟,在河之浒”。说的是葛藟,其实也像我的早年:沿着河岸生长,风往哪边吹,就朝哪边去。没人把我当成“珍果”,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远方”。

后来,张骞出使西域归汉,带回了许多新作物,也带回了我的那些“远方亲戚”。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饒地。”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蒲陶,也就是后来的葡萄。名字一改,命运也跟着有了变化。

从野地到宫苑,我被请上了众人仰望的高架,受人照料,和太液池、离宫别馆做起了邻居。抬头是宫阙,低头是池水。不过,进了富贵场所,也并不尽是些风雅之事。

东汉时有个孟佗,拿一斛葡萄酒去结交权阉张让,竟真换来个凉州刺史官做。后来这件事常被文人拿来调侃,刘禹锡写道:“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陆游也打趣:“葡萄一斗元无价,换得凉州也是闲。”每次读到这些句子,我都感到委屈:好端端酿造的酒,咋就成了官场的敲门砖。真正让我扬眉吐气的,还要数唐朝。那时边地军府常有葡萄酒,王翰

《凉州词》一开口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句诗,我就从果园走进了诗史。紧接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手捧着杯中美酒,顿时有了铁马金戈的温度。从那以后,我不再只是拥有酸甜的赞美,也有了醉人的本领;也不再只是一颗果实,也有了世人的悲悯。

唐太宗喜欢我。史中记载他在宫苑中亲手种下葡萄树,还酿造美酒宴请大臣。帝王有此爱好,自然带动臣民喜欢,我在长安城里也越发体面起来。而在另一处,我又见到了不同的自己:寺院里的僧人搭起藤架,让繁茂的枝蔓盘旋成荫,果串一垂垂落下,像一串串佛珠。晨钟暮鼓之间,我于寺院中生出一点清寂的意味。

晚明时期,我遇见画家徐渭。他画葡萄,个性十足。藤蔓像在飞,叶子泼墨,果实用浓墨点成,一颗颗像暗夜里的明珠。画旁还题了一首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我品味这首诗很久,才明白,他不只是在描述葡萄,而是在写他自己:有才情,有锋芒,却常常无处施展。从“夜光杯”到“野藤中”,我读懂了什么叫做盛衰更迭,什么叫命运转身。

今天,我躺在寻常人家的果盘中,你若肯慢慢品尝,也许会感受到:《诗经》里河边的野气,汉家西风吹来的新鲜,唐人夜宴里的豪情,明人笔下的那点苍凉。说句不谦虚的话——你吃下去的,哪里只是一颗葡萄,那是两千年的风土人情,走了很远的旅程,最后停在了你的舌尖上。

东桥头等你。”同伴答:“说具体的桥名。”他说:“就叫什么东桥。”同伴问:“到底叫什么东桥?”他再答:“就是叫什么东桥!”同伴生气地说:“什么东什么东,你不懂字就问路人啊!”其实,什么东的“什”,当地人念shen,念作za,桥名叫za么东。

有些桥以县情命名。明珠桥,是向外界展示保亭就像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海南中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团结桥,则指保亭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七仙岭是海南名山,其七仙文化在保亭颇为盛行,有些桥则是根据七仙文化命名的。与“仙”有关的桥名有很多,如七仙大桥、玉仙桥,还有七仙一桥、七仙二桥、七仙三桥和七仙四桥等。

玉仙桥颇有意思。桥的中间行车,两边有巨大的盆栽整齐排列,与桥上的人行道隔开。这些盆栽终年姹紫嫣红,鲜艳明媚,桥头桥尾两边各有两只巨大的蛙,相向衔着两条拱形的黄色圆柱,每根圆柱上有十条钢绳紧紧地抓住桥面。晚上,挂在桥梁上的黄色灯带发出炫酷的光亮,灯影倒映在

时光荏苒

酒后真言图说

田人

我是在成都西的麓岭晓苑遇见北窗先生的,他也能喝酒,那天他从成都开车到麓岭晓苑,我们只碰了碰杯。

龙门山脉对于成都平原,它的山风任一声吹拂,都有千般情意,秋风且更,那深情细远而绵长,那动情又总像无情;它的水声和鸟语最寂寞,在乱人心魂。走近了,觉得太空荡,离远了,却留下了沉溺。

我与北窗先生谈到了饮酒、谈到了文学、谈到了人物山水画,我知道这位来自四川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在人物山水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人说,龙门山脉和它养育的彭州人,是北窗先生常画常新的内容。其实,北窗先生的画很宽宏。

永州诗人无常对我喝酒曾有过很中肯的评论,他说我喝酒,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三重境界都没有,我是属于那种在俗世中低声的尘粒。我其实更喜欢风轻抚过梢头,秋天便落下来的样子,枯黄的,整个灵魂像一片小小的叶子,在秋风中零落,辗转成孤独的颜色。那些热闹盈眶,哪里是瓜熟蒂落,哪里又是可歌可泣,垂垂老矣的时候,哪有余情去解开任意一场南来北往的风。

我请了北窗先生,帮我画一幅“酒后真言图”。这是我第三次到成都了,这个世人眼中的天府之地,一把酒便会多出几重醉。北窗先生展开纸,取来一管笔,随手画来的是一位老者,然后山,然后树,然后喧闹的泉流。那老者乐山山水,在山水间手托

经卷,却杯盘狼藉,独对天地说自己的乱语真言。这幅画看似画得夸张,却合了我的心性。我很感谢北窗先生对我的理解,衣襟无需解,风却总是深谙那种心悸的,颤抖时悲伤密林,寂静时那颤动的声音便要大,浸染着方圆千万里,直到一粒埋着的种子发芽,遮蔽了日色,便会告诉另一棵树的由来。北窗先生是知道的,他却不想知道,这位老者的心有戚戚焉。

一人独坐于山水之中,是离梦很近的时候,可是梦醒需有多久。林深时可见鹿,梦深了是否就可以见到那人,探得其音容笑貌,探得其痴痴怨怨。但是,世间纵然有那人,光阴倾没都没能执子之手,又怎会与子偕老?啜饮一斟酒,弗眠的总难眠,弗醒的总难醒。

我与北窗先生执留留念,我请他到永州去喝上一壶。世间有多少人如这幅“酒后真言图”呢?龙门山脉的光不歇,不折,不晦暗,看事太远就是望不到尽头了,也都是没有尽头。倘若梦醒,这横亘于身旁的山水岂会殆陨。不醒呢,不醒是一种广袤、无垠吗,无垠即一生一世罢了,不像浊酒尽余欢时余欢易尽。

见时太短,若青丝缠绕咫尺之遥,却很难解,亦难分。不能与那人宿一院繁华,纵然石斛、海棠、桔梗、蔷薇添香,歌在这凡尘里的俗心也无法回暖。小院幽寂,温酒赏花,尘埃中的老者,因醒不得沉沦,便在这山水间憩下,看晨光熹微,看暮色苍茫。

呀呀学唱。观众席的蒲扇摇得沙沙响,喝彩声裹着茶香漫开,倒比日头更热闹。

穿过文昌阁时,檐角的铜铃又响了,抬头见万丰塔的影子正斜斜铺在地上。转到水上舞台,恰好撞上一场水上婚礼——摇橹船当花轿,船檐挂着红绸在风里招展;新人穿着红袍站在船头,拜天地时,新郎的乌靴沾了水,新娘的凤冠映着波;岸边的迎亲队伍正唱着古老的歌谣,调子忽高忽低,和水声融成了一片。有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举着颗颗糖凑到我跟前:“新娘子的喜糖!”那糖纸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比满河的波光更暖。

不知不觉,夕阳把余晖泼成了金粉,往水镇的每一处缝隙里钻。粉墙染成了半透明的金箔,黛瓦的纹路上嵌满碎光,河水泛着粼粼的金,连青石板路都暖融融的,像被晒透的棉被。我踩着满地碎金往回走,鞋跟敲在石板上的声响,惊起几只晚归的麻雀,倒让影子也跟着晃了晃。

离镇时回头望,见那座石拱桥还浸在暮色里,像半月月亮落进了水。忽然懂了,这场梨桥寻梦哪是寻风景,分明是寻一场不肯醒来的江南——桥是骨,水是血,那些老物件是魂,连空气里的水汽,都藏着时光酿的酒。走得再远,那缕缠着茶香的水汽,也总会漫进梦里来。正如张晓风所说:“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此刻的梨桥,便是这更好的世界。

高考,一场温柔的成年礼

付子豪

年少伏案的日子,总把高考当成人生的终极答案。以为一张试卷的分数,就能标定人生的高度,以为熬过盛夏的考试,所有迷茫与困顿便会尽数消散。直到走出校园、踏入人海,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才渐渐读懂,高考只是一场温柔的成年礼,藏着年少时未曾读懂的人生真谛。

备考的年月,书桌上堆叠的书本,写满批注的试卷、反复订正的错题,填满了整个青春。那时的自己,常常因一次模考的失利暗自沮丧,因排名的起伏心生焦虑,固执地将分数当作评判自我的唯一标准。总以为优异的成绩就是人生全部的底气,殊不知,彼时拼命坚持的自己,早已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收获了比分数更珍贵的成长。

高考落幕,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没有轰轰烈烈的结束,只有悄然落幕的青春时光。脱下校服,告别朝夕相伴的教室,往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固定的作息,也没有并肩奔赴前路同窗。年少时只愿埋头赶路,忽略了身边最温暖的陪伴。默默守候的家人,从不苛求成绩斐然,只愿我们平安顺遂;那些并肩刷题、彼此鼓励的同窗,在枯燥的备考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治愈。我们曾一起在晨光里早读,在暮色中复盘,在平凡的朝夕里分享细碎的欢喜与困顿。走出校园才懂得,世间名利皆是浮云,愿意陪你穿越迷茫、共赴山海的人,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宝藏。

宋人薛嵎有言:“功名本无尽,荣辱要知几。”寥寥数语,道尽人生的通透智慧。高考教会我们的,从不是追逐满分与名次,而是直面困境的坚韧、持之以恒的自律、坦然得失的心态。这场朴素历练,是岁月赠予少年最珍贵的成年礼。人生本无标准答案,前路亦无固定轨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续航,没有一锤定音的胜负,持续热爱与坚持,远比一时的得失更加重要。那些备考岁月里沉淀的踏实、磨炼的心性、学会的坚守,会化作一生的底气,伴随我们走过往后的风雨与坦途。